

蘇聯冒險小說譯叢之六



蘇聯 穆薩托夫 恰奇柯 合著

山崗上的篝火

潮鋒出版社

蘇聯冒險小說譯叢之六



〔蘇聯〕穆薩托夫 恰奇柯 合著 子 叢譯

山崗上的篝火

潮 鋒 出 版 社

山崗上的篝火

原著者：〔蘇〕穆 蘭 托 夫 柯

繪圖者：〔蘇〕克·阿爾采烏洛夫

翻譯者：子 游

校 者： 區 敬 魯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伍柒號

海 鋒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沙市一路24號210室

奎 記 印 刷 所 印 刷

上海新開路920弄26號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上海山東中路128號

一九五五年二月付排

一九五五年五月簽字付印

一九五五年六月上海第一覽

一九五五年六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上海第五次印刷

印數：33,001—33,300冊

開本：762×1067 $\frac{1}{25}$ 印張：13 $\frac{7}{25}$

字數：217000字 定價頁：352頁

※ 定價 一元零五分 ※

書號：[111] 分類：文學——中篇小說

光華印刷公司封面印刷

元興製本所裝釘

А.МУСАТОВ И М.ЧАЧКО
КОСТРЫ НА СОПК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1950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部描寫海上戰爭的小說。故事發生在『克里米亞戰爭』的前夜。當時英法聯軍以強大的艦隊和優越的武器向俄國的太平洋海岸進行猛攻，熱愛祖國的俄國軍民在堪察加司令的指揮下，奮起與侵略者誓死決戰，終於擊退了敵人，保全了國土，徹底粉碎了唯武器論的戰爭狂者的迷夢，迫使高傲不遜的英國海軍上將在一敗塗地的形勢下羞惱自殺。這一方面雄辯地說明了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正義的事業是不可摧殘的；另一方面也無情地揭露了帝國主義者的嘴臉，證實了他們的侵略企圖必遭失敗。

在這場以寡敵衆的戰鬥中，出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和驚險曲折的緊張場面。然而更重要的是，這裏出現了許多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典型人物，其中有普通的士兵、農民、工匠，乃至於天真純樸的農村姑娘。他們在保衛祖國的戰鬥中所表現的堅苦卓絕、威武不屈的精神，永遠是值得學習的榜樣，他們那剛毅的性格和崇高的氣質，永遠是贏得勝利的保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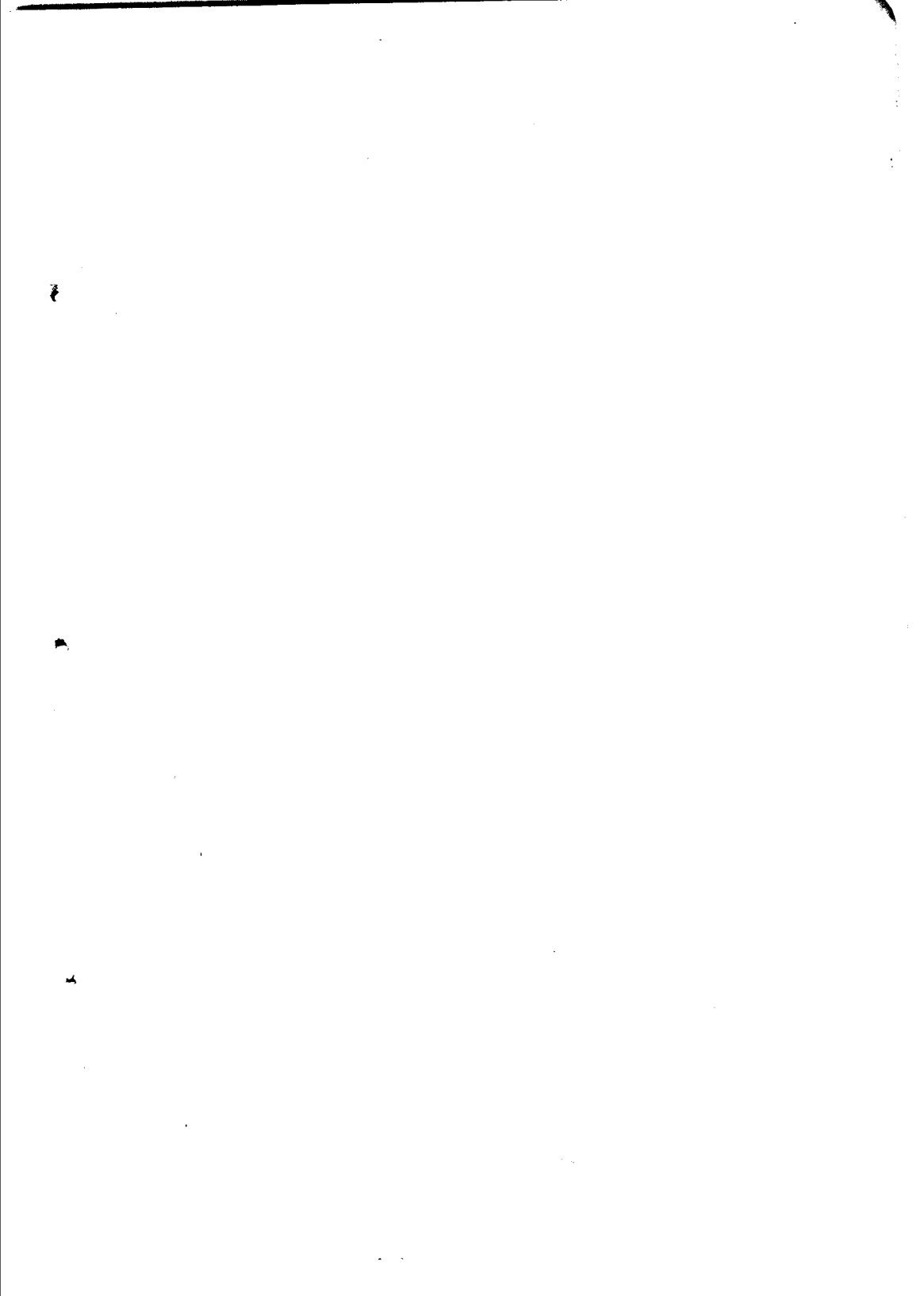
蘇聯冒險小說是現代蘇聯文學中豐富多彩的一部分。它是以愛國主義的精神教育青年，在青年中間培養鬥爭的意志、克服困難的決心、勇敢可貴的品質和求知的慾望的。它的特點是：主題明確，筆調活潑，故事性強，教育意義重大。

本叢書根據蘇俄教育部國立兒童書籍出版社（ДЕТГИЗ）出版的“冒險小說叢書”（БИБЛИОТЕКА ПРИКЛЮЧЕНИЙ）選譯而成。

潮鋒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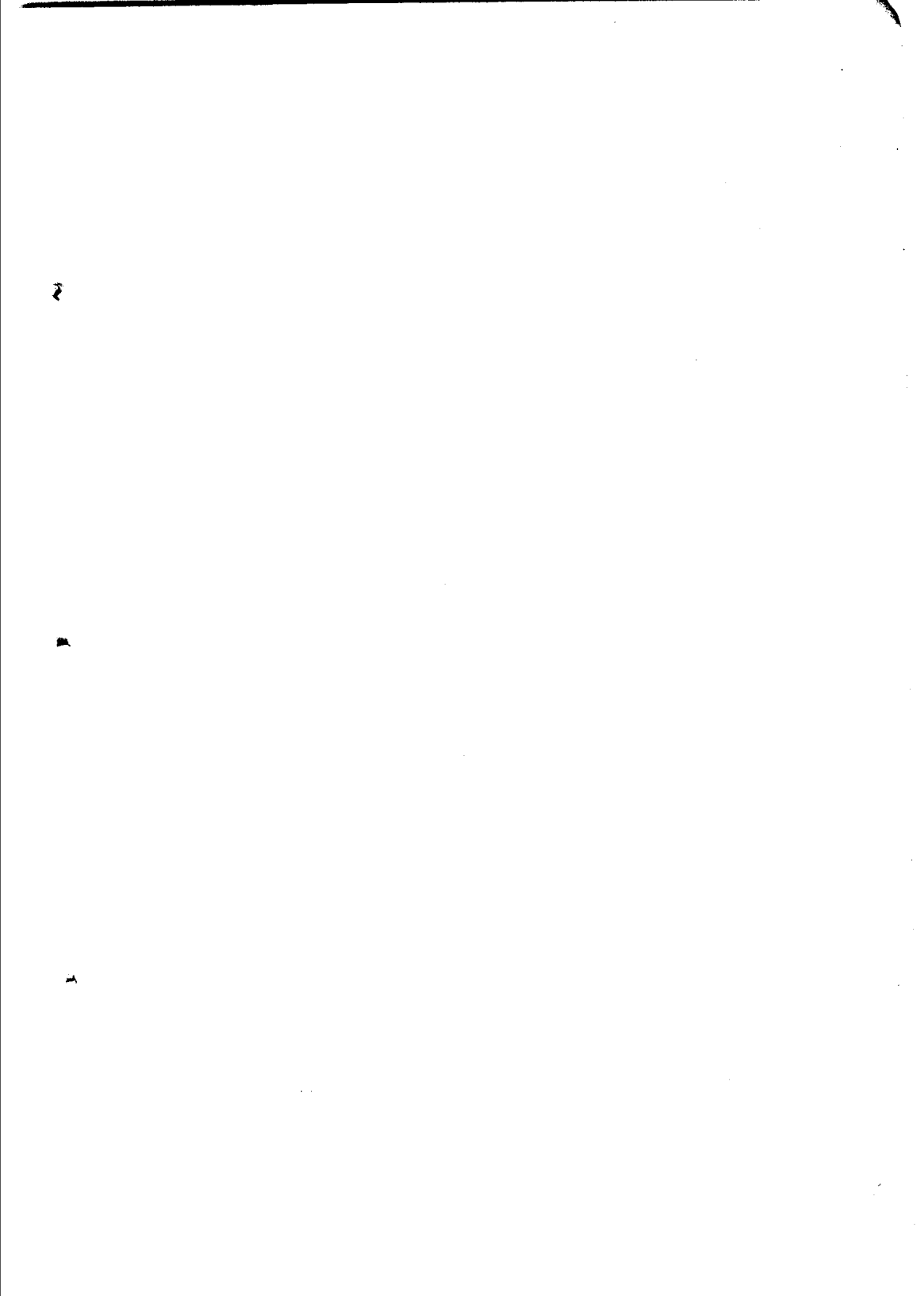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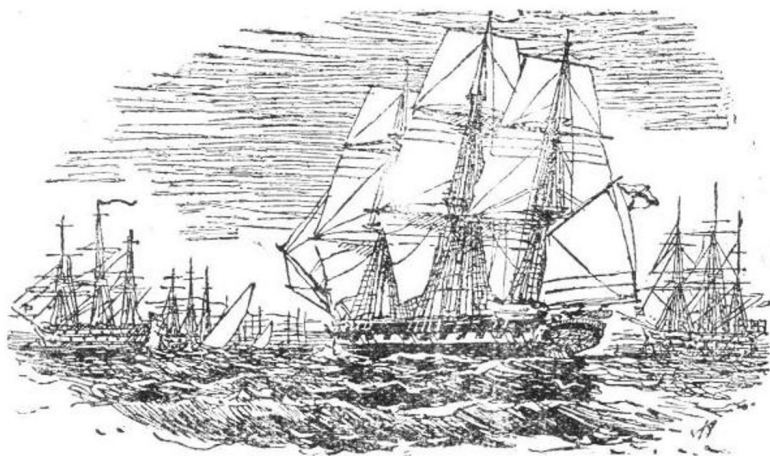
第一部	「曙光號」巡洋艦.....	五
第二部	親愛的國土.....	九
第三部	戰鬥激烈的日子.....	一五
後記.....		三三



第一部

「曙光號」巡洋艦





—
在一次長久而令人疲倦的航行以後，俄國的『曙光號』巡洋艦張起全帆，輕輕地衝開大洋的波浪，駛進了秘魯的卡拉俄港。

這是一八五四年四月。

玫瑰色的晨霧消散了，浴在陽光裏的城市展開一幅奇景。空氣是那樣的清澈晶瑩，甚至於從遠遠的停泊場上，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每一座房屋的輪廓。

在港口的左岸，高聳着一座古老的碉堡；右邊，差不多就在大浪拍擊的岸旁，矗立着一幢幢當地貴族的別墅，在這些別墅的後面，許多小小的瓦屋活像陡峭的台階似地密擠着。到處都是高聳入雲的長青的柏林，高大的楊樹；

在遠處，在波浪起伏的水平綫上，現出了一座座的山頭。

停泊場裏停了許多掛着英國旗和法國旗的戰艦。這兒有三桅巡洋艦，快速帆船，海防艇，小帆船。

『曙光號』回答了外國戰艦的敬禮以後，就下帆拋錨。

『曙光號』的航行是艱難的。在海洋波浪滔天的情況下，從朴茨茅斯駛到里約熱內盧。在狂風暴雨最猛烈的季節，繞過合恩角。

太平洋以變化無常的風向，頻繁的雷鳴，以及傾盆的大雨和颶風迎接着巡洋艦。這一切，把『曙光號』的船員弄得狼狽不堪。

現在終於靠了岸，大夥兒都心滿意足了，並且爲着即將到來的在碼頭上的休息而欣喜。

一隻划子載着一個海關官員向巡洋艦划過來。

現在離准許登陸的時間已經不遠了。

下了班的水兵們擁擠在船頭上，好奇地望着城市的輪廓，興緻勃勃地交談着。

『這兒住的是什麼人？』一個年輕的水兵向文書葉果金問道。

『誰不知道是什麼人啊！』葉果金帶着洋洋得意的挖苦神氣回答道。『這兒住的就是港口上的人。』

桅頂監視手宋佐夫嚴厲地望望文書：

『人家發問的時候，你就得清清楚楚地回答。沒有什麼可譏笑的！』

『關你什麼事？你找什麼噲兒？』葉果金斜睨着他。『好久沒嘗過繩頭的味道了吧？』

『你只管等着瞧吧，我們到岸上——我就要反叫你嘗嘗繩頭的味道，我們要算賬！』

葉果金走到一邊去了。華西里·查伊金是個高個子的水兵，天生一副寬寬的面龐，高高的顴骨，他聽見這場對罵，搖搖頭說：

『你真是無緣無故地惹他一場。碰上倒運準讓他給暗算了。』

『要是依着他，他早就把大夥兒折磨壞了，』宋佐夫忍氣吞聲地說。

宋佐夫是個勇敢而富有經驗的水兵，嘴頭可真厲害，老是一肚子的牢騷，因此，他常常遭受毒打。人家打過他很多次，可是這個富有生命力的、身體結實的水兵，總是很快就會恢復如常，而且不甘於去當受氣頭。他在『尼古拉—丘道特伏雷茲號』巡洋艦上挨過一百下抽打。人家把他半死不活的送到醫院裏。大夥都以爲這頓抽打宋佐夫可吃不消了。但是這個水兵在醫院裏躺了幾個月，就復原了。這之前『尼古拉—丘道特伏雷茲號』出發航行了，於是宋佐夫給編在『曙光號』上。在『曙光號』上，雖說打水兵並不像在別的艦上那樣通行，但是有一次，他却不得不挨繩頭挨得躺了下來。文書葉果金暗示的也就是這一點。

軍官們在後甲板上興沖沖地交談着。談的是卡拉俄港，職務，薪水，戰艦的速度。

只有一位年輕的軍官，彷彿並沒有和大夥兒一樣的興緻勃勃。這就是生平第一次作環球航行的

尼古拉·奧保林斯基上尉。他的個子不高，肩膀寬闊，面孔給晒得黑黝黝的，他把胳膊肘兒搭在艦舷上，出神地望着海洋裏的淺綠色的波浪。

『尼古拉，您又悶悶不樂了？』他旁邊的一個人以柔和而帶有責備的口吻說。

奧保林斯基轉過身來。站在他面前的是安德烈·奧霍特尼柯夫，一位自然科學家，彼得堡奧地協會的會員，他和奧保林斯基一樣，也是生平第一次作環球航行。他生着一副真誠開闊的面龐，性情柔和，挺有風趣，贏得了艦上人們的普遍好感。

奧霍特尼柯夫隨身帶到『曙光號』上許多書籍，並且把自己的書借給大家看。水兵們都以令人感動的、體貼懇懇的態度對待他。他們樂於完成他的一切託付，在停泊的時候，替他捉蜥蜴，採集一些不熟悉的植物、石子……

從奧霍特尼柯夫到巡洋艦上來的最初幾天起，在他和尼古拉·奧保林斯基之間就建立了親近友好的關係。不知怎麼回事，奧霍特尼柯夫使尼古拉·奧保林斯基想起了自己的哥哥謝爾蓋，於是他也就打心眼裏對於這位年輕的學者戀戀不捨。在南方漆黑的夜色中，當巡洋艦在海洋的遼闊無邊的水面上安穩行駛時，他們兩個人老是站在後甲板上，長久地談論俄國，談論文學，談論將來。尼古拉對奧霍特尼柯夫談起過自己那個遠在西伯利亞的礦山上做苦力的哥哥的悲慘命運。只有在奧霍特尼柯夫一個人面前，他才敢於熱情而激動地談到自己年青的幻想……

『別傷心，尼古拉，』奧霍特尼柯夫一面溫存地說，一面用手摸着伙伴的肩膀，『一切都會好

轉的。用不着悶悶不樂。」

「我並不是悶悶不樂，」奧保林斯基笑着回答道。「我只是思索思索罷了。」

於是這兩位朋友和那羣候命登陸的軍官們混在一塊兒了。

接受船隻的各項手續都辦完了，海關的官員也就乘着划子駛去了。伊遂里密切夫艦長向軍官們走過來。他又瘦又高，面孔嚴峻，在部屬中間擁有無可爭辯的權威。

艦長用挑剔的神情望望排在自己面前的軍官們，並用略略沙啞的嗓音說：

「我允許各位軍官登陸。我認為必須指出的是，在外國碼頭上的行爲，應該遵照接受我們入港的國家的風俗習慣……我現在要去拜訪本城的市長，請幾位高級軍官陪我去。請奧保林斯基上尉和奧霍特尼柯夫先生也跟我們一塊兒去……」

海軍軍人們順着船梯走下去，散坐在一條條的長凳上，水兵們把槳一搖，划子就向陌生的海岸駛去了。

「現在這兒停了很多船，」伊遂里密切夫向軍官們轉過身來說。「我覺得這很奇怪……」

「有什麼奇怪呢，伊凡·尼古拉耶維奇？」高級軍官雅庫舍夫問。

「當然奇怪！這兒從來沒有聚集過這麼多的戰艦。這裏也根本不是停泊的地方。可是現在你們看看來了多少船，甚至掛着海軍上將的旗子。」

「他們在進行操練，」尼古拉·奧保林斯基把自己的想法說了出來。

「操練？」伊遂里密切夫聚精會神地打量了停在停泊場裏的船隻以後，反問道。「不過爲什麼英國和法國的船隻一塊兒進行操練呢？怎麼，他們的領海還不够用嗎？不，他們上這兒來不是進行操練的……」

「那麼是幹嗎的呢？」

「在這兒住一住——我們就會知道的！」伊遂里密切夫不高興地冷笑道。「不過我想，我們不應該在這兒就攔下去。給巡洋艦裝上儀——開回祖國的海岸……年輕的人們想家想得怎麼樣啊？」

「怎麼不想呀，」異口同聲地回答道，「家到底是家呀……」

「離家已經不遠了——就在海洋的那一邊，」艦長冷笑道。

軍官們也都笑了，每一個人都在暗中想像着那片浩瀚無際的汪洋，它隔開了兩塊大陸——美洲和亞洲。

二

划子在岸旁的沙洲上擱淺了，給石子兒磨得沙沙響。水兵們跳到水裏，把划子向海岸拖近一

點，幫助軍官們下了船。第二隻載着水兵的划子，也很快就靠了岸。

於是秘魯的小販們立刻包圍住俄國的海軍軍人們，擠得風絲不透。小販們大喊大叫地要人家購買他們各種各樣的小玩意兒，水果、飲料。

軍官們從死拉硬纏的小販羣裏擠了出去，走進海濱大街。

他們以掩藏不住的好奇心觀察着沿路見到的一切。這時候，走過來一個又高又瘦的西班牙軍官，披着淺綠色的大氅。遠遠望去，可能會把他當成一位高貴顯要的人物，可是走近一看，這位西班牙人的大氅上塵土滿佈，破洞很多；面色憔悴。

一個衣衫襤褸的，赤腳的中國人，頭上頂着一托盤菠蘿，從旁邊跑了過去。他大聲地喊叫，顯然是在誇耀自己的貨色。一個山村裏的秘魯農民，手裏拿着一根枝條，趕着他那步子緩慢的公牛，迎面走過來。

走出了海濱大街的時候，四周變得安靜一點了。樹蔭下一座座小小的房子，百葉窗關得緊緊的，顯得分外淒涼。在房屋的牆頭上，在庭院的白石圍牆上，攀爬着綠色的長春藤。偶爾有一個小屋的百葉窗開了個縫兒，那裏就出現一雙秘魯女人的黑眼睛，或者是一個城市居民的睡意惺忪的面龐。

海軍軍人們終於走到了市長住宅的近旁。在一所築有圍牆的高大磚房的入口處，有一個哨兵在打盹。

「醒醒吧，老朋友，」高級軍官雅庫舍夫說，而且輕輕地碰了碰那位秘魯人。